

天生我才必有用

新世纪出版社

易征 主编

天生我才必有用

新世纪出版社

请看！这是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深层侧面！

广州白云山制药厂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积极地走上了改革的道路。这些年，他们成功了，他们富有了，他们使不少人着迷了。广东文艺界的作家们深入到他们改革的生活中，搜集了许多动人的故事，写出了《天生我才必有用》。

本书以报告文学为主要形式，揭示了白云山制药厂腾飞的“秘诀”。书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，使人们看到白云山人的爱、白云山人的事业、白云山人的品格与胸怀。





赵紫阳同志在白云山制药厂题名留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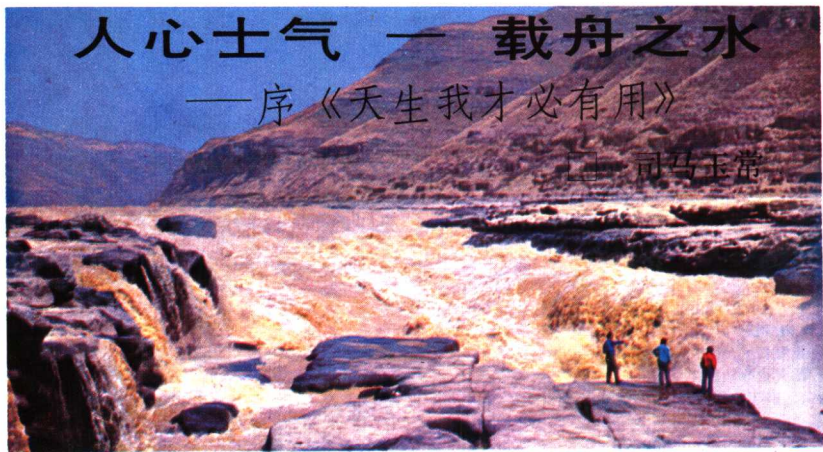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人心士气——载舟之水·····	司马玉常	1
天生我才必有用·····	易征 叶维生	4
士为知己者死·····	方 亮	22
开拓者的足迹·····	余伯焜	40
飘荡的云彩·····	陈俊年	60
层次论·资治通鉴·富矿·····	王羽翔	72
诗一般的数字和价值观·····	李 平	78
滚雪球的艺术·····	曹淳亮	92
山风飘飘·····	杜渐坤	104
魄力的美·····	丘超祥	116
厂长有颗父母心·····	朱光天	122
把拳头产品打到海外去·····	单 丹	132
奇特之路·····	孙吴远	140
起飞的诀窍·····	周文韶	148
鸟投林·····	陈绍伟 周 苇	160
白云山之夜·····	柯 原	20
鸳鸯楼吟·····	野 曼	77
小小花园·····	莫少云	91
白衣天使·····	向 明	131
诗二首·····	张永枚	159
白云山上白云飞·····	韩 笑	171
它为什么这样充满生机?·····	许士杰	168
后记·····	贝兆汉	174

人心士气 —— 载舟之水

——序《天生我才必有用》

——司马王常



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时候，帝俄趁机觊觎我东北三省，慈禧与李鸿章命令驻俄公使与帝俄密议割东三省求和，引起全国强烈反对。当时流亡新加坡的康有为闻讯，悲愤成诗：

魏绛和戎岂有功？只愁云雾蔽辽东；

凭将士气扶中夏，泪洒山河对北风。

这位曾以“公车上书”名震华夏的康南海，此刻却只能翘首东望，泪洒北风，寄“扶中夏”的希望于“士气”了。

历代的爱国者或立志干一番事业的改革家，如果他那满腔热诚，不与“士气”结合起来，必将一事无成。千百年来，这可说屡试不爽。楚霸王起兵之时，振臂一呼，从者如云，因为他那时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相通，所以有士气可用；后来事业略有所成，便“霸”字当头，唯我独尊，

终于弄到人心涣散，垓下被困，不得自拔，只好以“别姬”收场。

叱咤风云的英雄，固然可以描绘历史的鸿图，而人心士气，则是他的力量的基础。一旦失去人心士气，英雄立刻变为狗熊，尊荣是还可以尊荣一些时日的，描绘历史鸿图的力量却不会再有了，只余一副吓人的空架子。此之谓“载舟之水也覆舟”。

当代的开拓者，从历史汲取了经验教训，尤其是从条件相类的近期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，从而进一步懂得了识人心、用士气的辩证关系——既不可不识不用，“老子包打天下”；也不可似识而滥用，闹到貌合神离，心聚而复散，气鼓而终涣，结果依然回到不识不用的老路。这坎坷的道路我们刚刚走了过来，教训还新鲜得很，也深刻得很。

而白云山制药厂的振兴者们，就是从濒临“死火”的危急之中，看到了“覆舟之水也载舟”的巨大潜力，从而敢于“临危受命”，既闯且创，开拓了一片前无古人、后有来者的崭新局面。这本小册子里的许多生动篇章，相当具体地传达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——就是他们能突破各种“左”的框框，识人心、用士气，从而极大地发挥了“载舟”之“水”的力量，把“死火”重新点燃，发出灿烂夺目的光焰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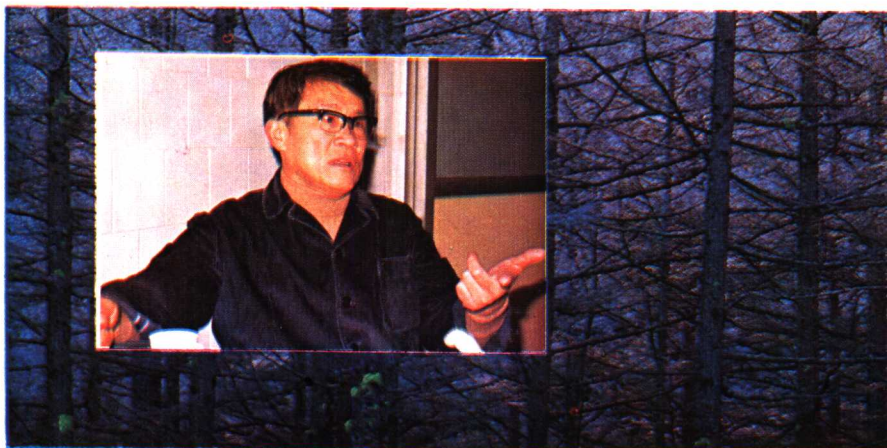
识人心、用士气，说说容易，一旦碰到具体问题，需要主其事者“动真格的”，不怕担风险，敢于战胜周围的以及自己头脑里的“左”的流毒，却不容易。然而，唯其如此，才有真正识人心、用士气的可能。

再者，士气源于人心，用士气先得识人心，而打开人们心灵的窗扉（有时简直就是沉重的闸门），那唯一的钥匙，便是开启者与被开启者的“灵犀一点”——也就是心的相通，否则，同床异梦，所思所感相距十万八千里，想要开启人的心扉，无异缘木求鱼。要知道，点燃别人心头的炬火，先得自己心头有一支炬火，如果只有一团冷冰，便不能奢望光和热。

还有第三，识人心的第一步是识人，不要一眼看去便得出一个一般化的结论，而不妨多看看、多问问、多想想。千里马并非都是毛色光鲜、腰肥体壮、嘶动长空、入风蹄轻的，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，不少倒显得其貌不扬，有的甚至瘦弱疲惫，似乎精神不振，嘶声甚微，乃至听之不见，蹄也不轻，有些举步艰难。善相者透过这些表象，看见那“不已”的“壮心”，知道怎样加以调理，让他逐渐恢复健康，并且欢快地去奔驰。

以上，便是我在读了本报告特写集之后的一些零感，觉得那意义不仅止于一个白云山制药厂而已，对于迈步在“四化”征途上的各行各业，未始没有一点有益的启示。

康有为的时代离我们毕竟有些遥远，但“凭将士气扶中夏”的精神却今古相通；八国联军早已在壮丽的国土上消失，历史的教训却教会我们在开放的同时摒弃媚外的渣滓。而白云山制药厂便是华夏大地上如林般挺立的脊梁的一枝，她所提供的精神财富，又必将营养更多挺立的脊梁。



诸位，广州白云山制药厂，名播遐迩，那最主要之点，是这间厂子的带头人独具慧眼，在罗织人才上显出了高招，爆出了几声绝响。其中之一，就是启用了一名药剂师，叫做杨晋显。提起此人，真是令你悲喜交集。杨晋显昔日屡逢天灾、人祸、绝路，而今又喜得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确带有些儿传奇色彩；说与你听听，不特能解解闷儿，并且能发人深省。

第一回

杨晋显 冷然说忧患

贝兆汉 片言释疑团

却说一九八〇年某一个早晨，广州白云山麓，金霞辉耀，树木葱茏，那间白云山制药厂的大门，朝南全开。这



天生我才必有用

☐ 易 征
☐ 叶 维 生

年头，刚抓了“四害”，谁个不喜上眉梢。厂门前各色人等，莫不袖里春风，脸上红潮，脚步匆匆。惟独有一名中年汉子，面容憔悴，步履蹒跚，在这药厂的大门口外，徘徊复徘徊；沙尘满腿，狐疑满心，何其窘也！

此人正是刚迁户回城的本文主人公杨晋显。其实，今日实乃杨晋显转运之时，他的落难伙伴张维国不忘旧情，把他推荐来白云山制药厂。时针已指正八时半，约好了他去厂里谈话的贝兆汉书记，已经恭候了半个时辰。杨晋显不断自问：去，还是不去？不去，这是第三次邀约了，前两次应承了别人，都推掉了。今天再不去，别的不说，能对得起那位落魄兄弟的拳拳盛意？去，人家药厂是国营单位，我的老底一摊，还不是自讨没趣！假若厂里真是要我，我爬也要爬进去呀。可我是什么？黑七类、牛鬼蛇神、逃

过港，坐过牢……贝书记能收我？笑话！与其去受半小时的精神折磨，不如死了这条心吧。这杨晋显正待掉头往回走，一只大手捏住他的肩胛：“又溜？你算老几？诸葛亮给刘备三请，也出了茅庐，你这个臭皮匠哪一条能跟诸葛亮比？就请你不动？你叫我在贝书记面前如何交代？你不去，我同你绝交！走！”这说话之人正是张维国。杨晋显无可奈何地去见贝兆汉了。他只是一个念头：快去快回，绝不抱任何奢望。

那贝兆汉书记，早已在办公室里静坐着，泡了一杯上好的色种，专等杨晋显驾临。一见老杨进门，赶忙起立，握手，笑口吟吟地正要启齿，不料杨晋显竟先发制人，只见老杨此刻并不啜嘴，一口气振振有词地说：“贝书记，我清楚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，不唯成份论，重在政治表现。我的成份不好，政治表现更不好，我绝不隐瞒，请你了解我的真面目……”说完就站起身来要走。贝书记一把按他坐下，笑道：“唔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，人孰能无过，过去了，一改百了。”杨晋显摆手道：“贝书记，你不知道我的情况，我跟一般受过冲击的人不同。”贝书记道：“这我清楚。你的底细，我们研究过。老话一句，过去的问题，总不能带进棺材。做了结论，就不追究。”杨晋显略一沉思道：“贝书记，我实在不愿意连累你。你还是听我说吧。”贝书记笑道：“呵呵，倘若我怕连累，还三次请你来么？喝茶！慢慢说，我有的是时间。”

杨晋显清泪满面，淌湿了大片衣襟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贝书记早已摸清了他的底细，并已研究过要招他入厂。

他后来小声问他的落难伙伴张维国：“贝书记连我这样的人都要，他是不是共产党呀？”张维国扑哧一笑道：“你怎么说起糊话来？贝书记是我们厂的共产党书记，还有假？”

第二回

风云变 罪名莫须有

月黑夜 泪洒浅水湾

却说杨晋显出身在制药世家。人称他满身都是药细胞。他的父亲是驰名海内外的“杨流仙胃药”创始人。这“杨流仙胃药”，现在有些穷乡僻壤的断垣颓壁上，还有它的广告依稀可辨；在港澳、东南亚一带，至今还为人们所熟知。杨晋显，解放初是个热血青年，他十几岁就毅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随部队加入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。不久，他转业地方，大学毕业后到了一间药厂工作。有这单纯不过的一段光荣简历的他，也毫无幸免地被十年浩劫折腾得死去活来。一九六六年，造反派抄了他两次家，一无所获，只偶然间发现了他保留的两张证书。有人指着一张证书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杨晋显答：“我父亲学医的毕业证书。”接着是一阵呵斥：“反动！国民党徽，国民党考试院长的签名！你保留着不是想变天又是什么！”杨晋显哭笑不得，一任他们责骂、抽打。明白人都清楚，在这张证书的国民党党徽和考试院院长的名字上，分明早就被杨晋显画上了两把黑叉，这已足够表明了杨晋显的心迹，他保存这张证书，只不过是证明了证明他家是学医的而已。那批造反派又指着第二张证书问：“这一张又是什么？”杨晋显答：“这是我在军政大学

毕业的证书。”那些人迟疑了一会儿，大喝道：“好！你居然削尖脑袋钻进革命队伍！嘿嘿，好在今天我们把你挖出来。带走！”几轮口号、拳脚，哪有这弱者申辩的余地。国民党徽被打了黑叉是反革命，连保存共产党印章的证书，竟也成了反革命，这教杨晋显如何做人？天下岂有此公理乎！

三天之后，杨晋显被遣送出广州，注销户口，来到了海丰县陶河农场落户。孤零零的他，人地生疏，一句潮汕话也不懂，怎么办？幸好这农场场长懂得普通话，而且心肠极好，知道他是广州来的知识分子，便悄悄对他道：“老杨，看开点也就是那么回事了。你看这场里的活儿，随你挑一样干吧。”杨晋显除了制药，一无所长。他这天在河边寻思：不如象那个鸭官，管管鸭子倒可以上手哩。面前这条小河，约莫二十米宽，清粼粼的水波上，几百只鸭子宝塔形浮游前行，呱呱呱的欢唱着，颇不寂寞。那鸭官儿顶多才十二三岁；他那条长竹竿的末端，拴着一条红布飘带，挥洒自如，指向哪里，那庞大的扁屁股水师，就果然游向哪里。杨晋显于是就向场长讨了个鸭司令的宝座。谁知隔天上任，那皇皇鸭阵，并不理睬这新来的司令，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堆散兵游勇，且向农民的稻田大肆进犯，咬去大片稻子，总没有办法驯服。结果是由场部赔了农民两箩谷，杨晋显这鸭司令官宣布自动辞职。放鸭不成，看牛！他观察了不少小放牛，也真够写意。你瞧，那牛官儿们把牛群赶上山坡之后，径自找一片凉荫，用一根小木桩打进地里，拴上牛绳，各人去割草、唱歌、睡觉、耍玩去了。场长很关照老杨，又封给他一个牛司令的新官。杨晋显轻松愉快

地把牛群赶上山坡，依法炮制，打个桩儿，把牛拴上，让它们自个儿啃吃青草。他观察良久，见牛群十分乖驯，便兀自打起盹儿来。待他醒来一看，糟，牛影子也没有一只，四处寻找，全无踪迹。原来他只顾打盹儿，忘记给牛群换草地，那些牛儿早已自我解放了。这一下非同小可！休说他连一只牛耳朵也赔不起，要是人家说这是黑七类有意破坏，如何担待得起。杨晋显惶惶然找到场长。那位场长却笑眯眯地对他说：“不要紧张。牛会认路的。你看，它们不都在牛棚里闭目养神么。”杨晋显这才如获大赦。唉，杨晋显，你这个无用的人，不是你无才，不是你缺力，是你生不逢时，只好忍着点儿吧。于是，牛司令革职了。他去当伙夫，当搭棚工人，却没有一样成得了气候。那场长垂着双手，叹道：“你这药师傅，这里怎容你啊，农场不是你久留之地，我开个证明给你，出去找你的本行吧。”

杨晋显终于怀揣着一纸证明信，回到了广州。那阵子，广州城里，连“革命群众”中的不少人，也岌岌自危，何况这个黑七类的盲流分子？果然，夜半敲门声响了：“杨晋显，住几天啦？你是黑人黑户，再不搬，就不客气了！”一批刚走，一批又来：“杨晋显，你在海丰不老实改造，窜回广州搞什么阴谋？快交代！”嘭嘭嘭！嘭嘭嘭！无穷尽的敲门声在他的心头爆裂。他象一只惊破了胆的小兔子，条条神经都紧缩了。少壮年纪，却两鬓飞霜。农村无生计可寻，偌大一个广州城，更无立锥之地。他，走投无路了。一个蠢念在萌动：偷渡到香港去。虽说杨晋显在香港有不少亲戚，而且发了财，但他几十年间，的确没想到过要去走这

条末路！解放初，他不正是怀着一腔爱国深情，从香港跑回来参加革命的么？历史真会讽刺人。杨晋显痛苦地选定了这一着，那是一场怎样难堪的风险啊。

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杨晋显果然四肢瘫软地爬上了香港海滩。不等他站定，一道白光射得他头晕目眩。落汤鸡般的身子，刚伏进一滩野水，一只大皮靴把他钩了起来，那名港英警察厉声喝道：“什么人？站起来！”杨晋显站起来道：“请借个方便，让我打个电话给亲戚。”这名警察条件反射地道：“打电话，有这个么？”边说边摊开手掌。所谓“这个”，乃是指金戒指、手镯一类细软。杨晋显不解其意，接上道：“我这里全部五十元港币都给你。”港英警察纠正道：“不。有金器吗？”杨晋显道：“没有。”港英警察道：“跟我走。”第二天，杨晋显被押送“返界”，在深圳收容所教育了十来天，放了。这种非法探亲式的偷渡，固然不该，但是在那个发酵的年头，“四害”逼迫着多少人走上绝路，杨晋显的铤而走险，不过是小例一件罢了。君不闻沙头角这两年有六十余户过去偷渡香港而今又回来的趣闻么。杨晋显这最后一条路堵死之后，他全然灰心了。陪伴他的只是一册破旧的《唐诗选》和一杯劣质白酒。他反复地大声吟唱：“天生我才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……”啊，李白的《将进酒》能排解他的痛苦于万一么？他没有“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”的奢望，他只是默默地摸着在收容所里被剃得光溜溜的头顶，他苦笑，他有时在旷野里大唱《拉兹之歌》：“到处流浪……”他的泪珠儿已经流尽了。

第三回

遇善人 水门小兴业

碰贼秃 浪子复蒙冤

俗云：否极泰来。这杨晋显正在有家归不得，有力使不上，有苦无处诉的走投无路之际，却中了一次彩。

却说七十年代初期，肥皂乃是凭票供应之热门货。不少农村社队企业，干脆自己煮起肥皂来，希望打开一条财路。番禺县的化龙公社有个水门化工厂，此刻正是想着大煮其肥皂而苦于缺乏技术人才。未知是哪个好事之徒打听到广州有个杨晋显，便去水门化工厂通风报信：“那可是个顶管用的臭老九，现在闲荡着没事干，只不过底子不好。”化工厂是大队办的小企业，那年头儿，谁也无暇去照管，算是一个天高皇帝远，大队长一人说了算的地方。大队长一听，喜出望外说：“咳呀，只要他能让厂里烟囱冒烟，你管那么多做甚？”连夜派人暗访，居然把杨晋显请了去。条件是：每月六十元工资。杨晋显应付这煮肥皂，真可说杀鸡用牛刀，小事一桩，不到一个月，就煮出了四百箱上好肥皂，一孖卖三角三分，薄利多销，一个月就净赚八千元。这位财神爷，真是人见人爱。那位大队长如获至宝，对杨晋显道：“老杨，你真拍档，好嘢！有什么要办的事，尽管说。”杨晋显道：“我的户口现在还在海丰，你要留我，就……”大队长是个醒目之人，不等他说完，拍着胸口道：“户口？小事！包在我身上。”不几天，真把老杨的户口从海丰迁来了番禺。这下总算安定了。杨晋显时时去广州探

望老婆孩子，送工资去，这日子对他来说已颇悠悠然了。十年动乱之中，谁还敢要臭老九？那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，真是物美、价廉、耐用，而且如假包换。水门大队的大队长算得是一个极有眼光之善人。他把杨晋显照料得妥妥帖帖，投资并不多，而收益却不小。果然，杨晋显不多久便主动请缨了。他去广州，四处奔跑，与一间药厂挂上了钩，定期为这间药厂加工磺化霉，每吨收取三千五百元。小小一间水门化工厂，厂房、设备、人员照旧，只是多了一个臭老九，忽然间财源广进，弄得厂里上下快活无穷。倘从这时候起，让杨晋显一直大显身手，干到一九八五年，这间水门化工厂该多发福呀！这自然是发梦。冷酷的现实是，正当水门化工厂乐不思蜀之际，上头派了一个“铲修根”工作队进村。那个“修”字儿不消说，一下子便在杨晋显身上对上了号。于是，他被挂牌批斗，牌子上大书三字：“黑师傅”。他写了一个月检查，大概工作队查不出杨晋显有什么岔子，也许工作队本身也无心在村子久呆，再加上老乡们明批暗保，才使得这惊魂定了下来。

水门村富了一阵子，老百姓要盖新房了。杨晋显肥皂不能再煮，但又被派上了新用场。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：

“喂，老杨，上头批你，不用怕，你怎么说都是好人，我们心知肚明就行了。如今村里盖房要钢筋，劳你再跑跑广州，弄一批钢筋回来，高价也不怕。”杨晋显在水门村，上上下下，交结的朋友个个都跟他亲密无间，这跑腿的活儿，他是绝对愿意卖力的。他回广州后，终于通过朋友介绍，买到了十担钢筋，每担一百二十元。他问卖方：“你们这批